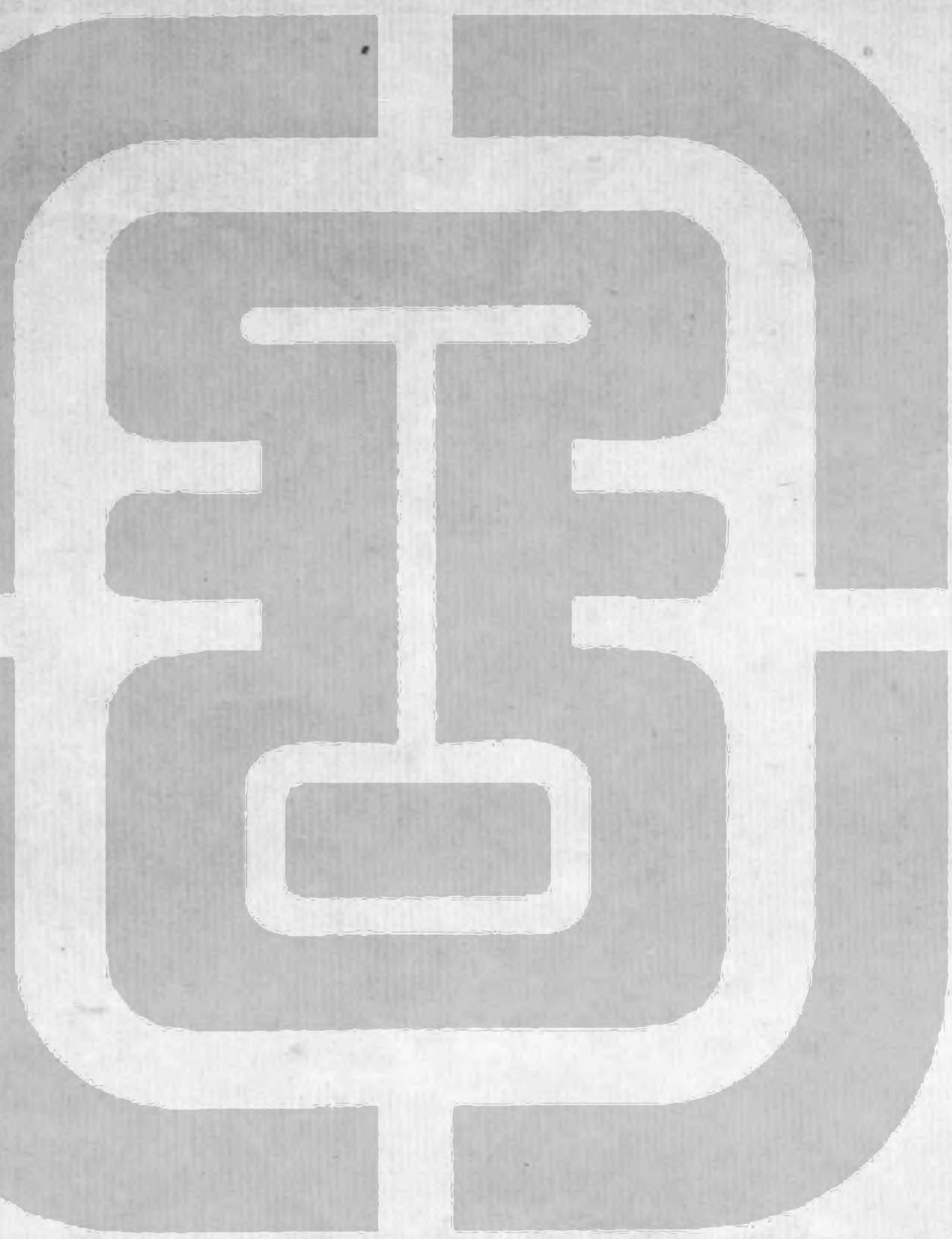


韓詩外傳疏證

水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五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
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利勢以持
養之於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衆暴寡百
姓靡安莫之紀綱禮義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
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王者之政賢能不待知而舉不肖不待須臾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義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文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傾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反側之民上放而事之官而衣食之王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之無救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請問爲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臾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

有昭繆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

荀子王制篇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己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於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弗爲用弗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欲不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枉生者也悲夫生者不須時而滅亡矣故人主欲強固安樂莫若反己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及之政欲修政美俗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以天下之王公莫之好也而是子獨好之以民莫之爲也而是子獨爲之也抑爲之者窮

而是子猶爲之而無是須臾怠焉差焉獨明夫先王所以遇之者所以失之者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則是其人也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與其人用之巨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隣國莫之能御若殷之用伊尹周之遇太公可謂巨用之矣齊之用管仲楚用孫叔敖可謂小用之矣巨用之者如彼小用之者故如此也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故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於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於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

窮然而於是獨猶將為之也不為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天下為一諸侯為臣小用之則威行隣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荀子

君道篇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箠笞暴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勲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

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
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爲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
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真衣冠言行爲己同於
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己無異於老墨而不知
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
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
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
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
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
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據援法而度之奄
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
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
儒則千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
則舉錯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
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己矣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
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
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
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
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用百里之

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笞極舉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鬼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媿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

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爲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憊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

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儼恁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措而定一朝而伯

荀子儒效篇

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真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爲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

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莊子天道篇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焉在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

粕耳桓公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

淮南子道應訓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某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也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異幾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爲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某是以知文王之操也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
孔子曰某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
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
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
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某得其爲
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
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
也

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
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數
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志
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爲
人也有間孔子有所謬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
眺曰某迨得其爲人矣近黜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
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
對曰君子聖人也其傳云文王操

孔子家語辨樂解

紂之爲主勞民力寃酷之令加於百姓憊慘之惡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爲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丈臨望雲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寃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令不行於左右悲夫當是時求爲匹夫不可得也紂自取之也

新序

刺奢篇

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淪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衰
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
已將以正惡扶微絀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
詩曰疊疊文王綱紀四方

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淪茂木
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
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
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

族訓

淮南子秦

禮者首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也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自安者

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

荀子修身篇

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返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
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不教而誅則民不
識勸也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
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
以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
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
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
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
獻白雉於周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
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
黃髮日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隘也三年於
茲矣意者中國始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
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大幾盈車
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王召周公而問公曰三

苗爲一穗和氣所生抑天下其和爲一乎拔而貢之
文王之廟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

尙書大傳

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
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
川岨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九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
公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焉則
君不臣其人吾何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
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意者中國有聖人
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以
薦於宗廟周既衰於是稍絕

同上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
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
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
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
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
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
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
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說苑辨物篇

登高而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邱山所見高也平原
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若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
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
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瘵

儒者儒也儒之爲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
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
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也雖居窮巷
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充虛外不足以蓋形無置錐之
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
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
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
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
芻蕘取謀之博也

傳曰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躡烏視
不出闔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不若
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
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竝進所以通中正而
致隱居之士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君子曰天子居闔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
之上不出襜帷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
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

新序

雜事五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室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爲苟妄以貪利爲俗以告獵爲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大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遏奪相攘爲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嚚頑無禮而肅敬日損凌遲以威武相攝妄爲佞人不避患禍此其所以難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

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矣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虛辭也

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雛繭待繅以縮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訓之所以然也非質樸之所至能也

春秋繁露
實性篇

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女工者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

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
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
而教導則不可使鄉方

淮南子泰族訓

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
爲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
前決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
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語曰淵廣
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眼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
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
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詩
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
安之樂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
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
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
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遂於前人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己
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
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
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
世

昔禹以夏王而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闔

問以吳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越文公以晉伯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疆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之宮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褓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弒於沙邱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爲義主失管仲任豎刁而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贍而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復反齊有陳單襄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佐俊士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者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頽舊塚而吳人服以其所爲順於人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讐也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讐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

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趨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

賈誼新書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弒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弒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在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邱任李充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睢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隲舊塚而吳人服以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

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讐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

說苑尊賢篇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滂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本無把之枝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木傷則枝

枯 淮南子繆稱訓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願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也

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

楊注挾讀爲浹

而貴名白天下願令

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

荀子致士篇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雖不說人人莫不貴夫是之謂爲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荀子非相篇

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
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
時風雨時則羣生寧如是而天道得夫是以不出戶而
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
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之至於晦也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
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降時雨山川出雲詩曰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于藩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
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
此四國此大王之德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
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
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降時雨山川出雲
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己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

孔疏弛本作矢

協此四國大王

之德也

禮記孔子閒居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鸛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鸛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麀前足鼠後足兎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其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於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窞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征以中垢闇行也

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鱧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鵙鵙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距虛比為邛邛距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麀北方有比肩民焉送食而送望

爾雅釋地

北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為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

呂氏春秋慎大覽

順說

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麀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

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麀以走麀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

說苑復恩篇

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
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尊矣貪
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
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
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
隧貪人敗類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
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
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填顓頊學乎綠圖帝嚳
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跗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
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
公周公學乎號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
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也詩
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
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

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
綠圖帝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
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鉞時子斯
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
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
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
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新序雜事五

堯學於君疇

楊注漢書作尹壽

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

國 荀子大略篇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學師
伯招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贊湯師
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
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
師孫叔敖沈尹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
句賤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
者也 呂氏春秋孟夏紀尊師

尊師久傳正論 卷五 三

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調覽乎
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
濕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務疾而神競
清而福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
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如歲之旱莫不潰茂然天淳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
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休迫使
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躡舄視不出閤而天
下隨唱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
莫不潰茂

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羣也爲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曰善養生者故人尊之善辯治人者故人安之善設顯人者故人親之善粉飾人者故人樂之四統者具天下往之四統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謂之王去之謂之亡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夫省工商衆農人謹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治理是所以辯治之也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賢以之爲三公以之爲諸侯次則爲大夫是以粉飾之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稱其能

得其意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愚明貴賤故道得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歸王公則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以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

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琬琰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

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是所衍也聖王財衍以明辨異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爲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荀子君

道篇

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
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綵不
剛不柔言得中也

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
返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
不綵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新序雜事五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人假於馬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孔子家語正論解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六

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

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韓非子難一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驚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爵祿吾庸敢驚霸王乎遂見之不可止

呂氏春秋慎大覽下賢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以之矣

新序雜事五

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其
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而私門
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佞諂者止貪
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
死無赦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
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
百事不留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修己然後敢安仕成
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
慙夫是之謂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
猶辰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
 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
 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
 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
 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
 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
 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
 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
 是則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正誠
 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
 反慤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
 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
 體如四朕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
 德之基此之謂也

荀子君道篇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

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
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甚治此其恭
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
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
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
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孔子家語辨政篇

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捨好讓居事力者告
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
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
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
疆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
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
不虞

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捨好讓舉事
力者命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駢錦
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有罰庶人木車單馬

衣布帛 尚書大傳

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與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說苑修文篇

天下之辨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辨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輪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辯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為也故理可同暗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為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為君子也故君子不為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

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遇君則修臣下
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
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
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
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
者則可謂詖怪狡猾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
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
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荀子非十二子

高下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
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
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
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
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
不溢者也

說苑敬慎篇

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遇
 不肖者則畏疎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
 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之質也仁以為質
 義以為理開口無不可以為人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
 鮮不為則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

謝校荀書或用焉或用案或用

安字異語同皆以為發聲

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

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
 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故仁者必敬人敬

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其仁人之質也忠信以爲質端慤以爲統禮義以爲文倫類以爲理喘而言臚而動楊注臚同蟬而一可以爲法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荀子臣道篇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
力以念穹蒼

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王何爲有憂也莊王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憂也莊王之德宜君人威服諸侯曰猶恐懼思索賢佐此其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

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諡爲昭此其後生者也昔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梁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曰爲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以不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大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爲存而亡者何也御者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

也伏軾而歎曰嗟乎失賢人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臥御自易以備疎行而去身死中野爲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也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怵

惛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銳然獨先達乎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醒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卽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治而外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

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歎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無日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智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

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昔宋昭公出亡至於境喟然歎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事朝臣千人無不曰吾君麗者吾發政舉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鱗餒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爲賢君諡爲昭公旣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詰逐政治躋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飢而欲食御進膾脯梁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虢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爲間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邪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據式而笑曰嗟賢固若是苦耶遂徒行而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易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寤

所以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當時而霸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賈

誼新書先醒篇

田常弑簡公乃盟於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佗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捨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佗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

陳恒弑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佗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佗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佗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

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
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
以禮其君乃自殺

新序義勇篇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
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穆公困於殽疾據五羖大
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公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
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句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
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
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
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無善人之謂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匏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

世夫執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與

昔者匏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

荀子

勸學篇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廟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唯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說苑建木篇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

唯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
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
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効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
其容不可以不飾不飾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不
忠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
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藿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
知其源乎

孔子家語致思篇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
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
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
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
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
天又焉得爲君子乎

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闕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者人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何如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間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

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告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說苑君道篇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廝役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朽不穿皮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旣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之將軍

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兵銳楚師奄罷君其勿許
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
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
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不
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
亦不吐

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
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
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
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耄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

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
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搗軍退舍七
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
死者數人所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
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朽不穿皮不蠹則
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
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其身
何日之有旣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
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
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

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
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軍不
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

春秋公羊傳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刀以
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以使
君王昧焉辱到敝邑君如憐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
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
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
左右麾軍還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
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斯役死者數百人

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盍
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
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
立乎天下菑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旣而晉人之救
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
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
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
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
而南及敗犇走欲渡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
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

罪乃退師以軼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
鰥寡不畏彊禦莊王之謂也 新序雜事五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
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
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
之過非毀疵也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
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剛強猛毅
靡所不信 楊注信讀為伸非驕暴也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
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
君子能以義屈伸變應故也 荀子不苟篇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悛道
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
我召勇士公孫悛子夏曰微悛而勇若悛者可乎御者
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
使者曰行人曰微悛而勇若悛者可乎臣曰可卽載與
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悛至入門杖劍疾呼曰
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
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
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
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

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悛曰
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
阿遭齊君重鞞而坐吾君單鞞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
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掄其一鞞而去
之者子耶我耶悛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
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
還子耶我耶悛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
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傲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
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
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
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
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
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
先生之勇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愠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也是某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某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曲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鬪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某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某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吾和汝子

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說苑雜言篇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某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法古而爲咎者則非某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匡人解甲而罷

孔子

家語困誓篇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爲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殖盡於己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施厚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由事寡易爲是以中立而爲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父服斬纓三年爲君亦服斬纓三年爲民父母之謂也

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寶
單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日割國之疆垂
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順其侵之愈甚必致
寶單國舉而後已雖左堯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
故非有聖人之道持以巧敏拜請畏事之則不足以持
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
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
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不義殺一不幸而得天下不爲
也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
足以薰炙之威強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

國莫不趨使如赤子趨慈父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持國之難易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處女嬰寶珠佩寶玉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爲之逢蒙視屈要橈楊注要君盧屋妾楊注盧由將不讀爲腰足以免也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

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必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衆庶齊於下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衆之威強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揮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博也故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荀子富國篇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
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
石爲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僨中心有不
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
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
麾而四海求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於外也詩曰王
猷允塞徐方旣來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
見寢石以爲伏虎闕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
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

開況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新序雜事四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倡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已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而成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不可以照期

文子精誠篇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高注意恚聲戴嗟也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已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或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認

淮南子繆稱訓

昔者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興師而次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助之也君曷爲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其治城城治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旣來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人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

草言久作正言 卷六
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 淮南
子道應訓

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樂則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形如是則百姓貴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之威曰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繁審其刑罰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闇如雷擊之如牆壓之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遠聞則散非劫之以形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

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謹譁則從而放執於刑灼
不和人心悖逆天理是以水旱爲之不時年穀以之不
升百姓上困於暴亂之患而下窮衣食之用愁哀而無
所告訴比周憤潰以離上傾覆滅亡可立而待是狂妄
之威也夫道德之威成乎衆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
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效遠矣故不可
不審察也詩曰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瘕我饑饉民卒流
亡

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
威者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修分義則明
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
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
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
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
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黜然而雷
擊之如牆厭之如是百姓劫則致畏羸則傲上執拘
則聚得閒則散敵中則奪非劫之以形執非振之以
誅殺則無以有其下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
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謹敖則從而
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

矣

楊注賁讀爲憤

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

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疆暴

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也

荀子疆國

篇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
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
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
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
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
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
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
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
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
夫孔多是用不集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其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新序雜事一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說苑尊賢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六

四

